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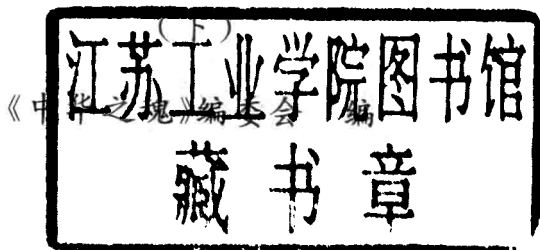


中华之魂

——梦萦录

中 华 之 魂

——梦萦录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97 国家教委条件装备司审定

中小学图书馆必备书目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梦萦录/中华之魂丛书编委会编. —2版.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1997.7

(中华之魂丛书)

ISBN 7-80078-230-1

I. 梦… II. 中… III. 革命回忆录—中国 IV.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13460 号

中华之魂——梦萦录(下)

《中华之魂》编委会 编

*

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交民巷 23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168 毫米 32 开 14.625 印张 383 千字

1998 年 6 月第 2 版 1998 年 6 月第 3 次印刷

印数:18000—28000 册

ISBN 7-80078-230-1/K·10

定价:86.50 元/套(5.76 元/册)

目 录

从延河畔起飞的鸣燕

——记人民艺术家刘燕平 刘云萍 (310)

从山沟沟走上大舞台 何枫 王恂整理 (321)

监狱之星张燕林 翟明战 (325)

延安哺育我成长

——高级工程师张代侠自述 李凤仙整理 (335)

莫将血恨付秋风 金 山 (354)

我们所知道的李讷 编委会 (366)

童年的梦 慕晋生 (381)

不屈的战士

——林汉南 艾政 江峰 (386)

怀念林汉南同志 江 明 (391)

回忆马探雄同志 高耶夫 (395)

王涛英 温明芳口述 王桂苕执笔 (401)

缅怀赵石男同学 徐爱民 (405)

农民的儿子

——刘克府 翟明战 (410)

“幼苗”小史 刘彤矢 (419)

后 记 编委会 (459)

从延河畔起飞的鸣燕

——记人民艺术家刘燕平

刘云萍

红格彤彤的太阳蓝格英英的天，仍是那片散发着陕北特有清香气息的黄土地，仍是那清澈旖旎潺缓流淌的延河水，天旧，地旧，水依旧，唯有岁月的流逝在人的心头凝结成永不消失的印痕。

风儿，轻轻拂动着她那满头银发，仿佛和她一起追寻对往日生命乐章的回忆；水儿，缓缓敲打着她赤裸的双脚，似乎提醒她当年在这里留下的每一处足迹。年过花甲的老人眼眶变得湿润，60岁年华，60篇记叙，欢乐、悲哀、痛苦、喜悦、激奋……尽管她已品尝到生命之果的酸甜苦辣，然而，“千年的老根黄土里埋”，今天，她回到自己的故土，要静下心来细细追索个人情怀与时代风貌交织而成的永恒记忆。

她叫刘燕平，是从革命圣地延安开始起飞的一只燕子。延安的哺育，使她练就了一双矫健的翅膀。光阴荏苒，她对曾经养育了自己的这块土地有着说不尽的依依恋情……

（一）

猩红耀眼的落日，漫漫悠长的山坡、沟洼、黄土路，凛冽呼啸的西北风，还有那冬暖夏凉的土窑洞……

已经过去了半个多世纪的冬夏春秋，然而，刘燕平永远不会忘记1942年初春所走过的几天坎坷路途。当年，年仅10岁的小燕平，就是在这天地合一的苍茫中，脑海中装着无数的疑问与想

象，在一位赶驴脚夫的护送下，独自踏上了延安的土地。

燕平来延安是由父亲决定的。当她的父亲——一位陕甘宁地区的参议员来延安开会时，立刻为这片新奇的土地所吸引，他曾被毛主席接见，经常与一些军政领导人接触，对共产党有所了解，促使他做出了一个当时令人震惊的决定：把极有艺术天赋的小女儿从绥德接到延安送进了革命队伍。就这样，小燕平在朦朦胧胧之中，在延安的黄土地上开始了她一个小革命者的生涯，鸣奏出了自己辉煌生命乐章的第一个音符。

作为刘家的最幼女儿，刘燕平和她的几个姐姐一样，有着父母赋予的秀美和银铃般的歌喉，也有着渗透着泪水和欢笑的童年生活。

1932年，她出生在一个既不富裕，也不贫寒的军官家庭。父亲的军旅生活，从小带给她的是生活的不稳定。北平是个多么诱人的地方，她却在不懂人事的幼年离开了那里，随父亲回到了故乡陕北绥德县。北平，留在她幼年脑海中的只是那标志着自己生于斯的具有纪念意义的名字——燕平。

陕北有陕北的风情。黄土、风沙、南瓜、小米、酸菜；剪纸、黄河、秧歌；还有那诗一般的信天游。

陕北，是片贫脊的土地，荒漠漠的原野，光秃秃的土山。黄土，几乎将这里的一切都厚厚覆盖住；

然而，陕北又是艺术的摇篮，有朴实的语言，亮堂的曲调，和那无法数计的精神食粮，黄土，永远无法覆盖住发自人们肺腑的歌声。

在陕北生活，你离不开民歌。石匠用民歌装饰着钎锤声；庄稼人用民歌驱赶着劳作的寂寞；高兴漾满心头，赶着牲灵的汉子会扬鞭驱骡，扯开喉咙将欢快的民歌洒满一路；愁苦显露眉梢，纳鞋底做针线活儿的媳妇会飞针走线，低声吟唱将无限的哀怨尽情倾诉……

民歌，是陕北人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民歌，是陕北人显露心灵乞望的生理现象。

刘燕平是在陕北吮吸着民歌艺术的乳汁长大的。淳朴的百姓，淳朴的民谣，一点一滴在燕平稚嫩的心灵间奠定了艺术的基调。

正是在这种浓郁乡土文化的熏陶下，刘燕平的嗓子亮开了。

时到今朝今日，燕平也忘不掉孩提时常听到的一首首民谣，忘不掉家中那台老掉牙唱机带给她的欢愉，忘不掉姊妹几个在家中乔装模仿自演自娱时的快乐，更忘不掉抗日烽火的热浪席卷大地的感染，无数新文艺工作者的抗日宣传形式多样，色彩斑斓的生动表演，跑到室内、街头、任何空地去看演出的场景，接受深刻的熏陶……

刘燕平的天赋，使她对歌声有着特殊的敏感，她时时陶醉在陕北民歌的悠扬旋律中。推小车、跑旱船，轰轰烈烈的秧歌运动，《兄妹开荒》、《刘二起家》、《十二把镰刀》、《血泪仇》、《穷人恨》、《白毛女》……带有质朴乡土气息的艺术气氛，使她幼小的心灵萌发出为唱歌和表演而献身的艺术苗苗。

延安，帮助刘燕平圆了她的艺术梦。

(二)

1943年，毛泽东主席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此后，在毛泽东的革命文艺思想指引下，出现了一位位用自己艺术生涯谱写人民艺术恢弘乐章的人民艺术家。而刘燕平，则是一位伴随着《讲话》踏上艺术沃土的典型的人民艺术战士。

当刘燕平结束在延安自然科学学院预科班的学习，投入西北文艺工作团的艺坛之时，还是个13岁的小姑娘，然而，她以自己的纯情、以自己的勇敢、韧性，以自己对歌声的非凡悟性和超人表现力，在战火缭绕的艺术环境中一步步踏入新歌剧表演的艺术殿堂。

在西北文艺工作团，刘燕平曾成功地担任了《白毛女》、《血泪仇》、《兄妹开荒》、《军民关系》等戏的重要角色。其中有的角

色，如黄母、王大婶、东才妻、大娘，比她当时的年龄要大上一倍甚至几倍（当然也有同她年岁相近的角色，如：妹妹），而她那奇异的天赋，在革命文艺队伍里则得到了毫无约束的展开。她还在秦腔传统戏《三回头》、《串龙珠》中扮演吕家女和华荣妻。她的独唱节目《刘志丹》、《边区好》、《劳军》、《绣金匾》……更赢得了连片的喝彩声。她的热情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她年龄和艺术上的稚嫩，也正是这种热情连同那泥土气息和纯正的乡音使燕平赢得了人民的爱戴。而人民又将她一步一步扶上艺术成熟的台阶。一个艺术家，固然要依靠自己“天赋”的条件和刻苦精神，但更重要的，还在于同民众的关系。燕平从小就悟出了这一真谛，这也是革命队伍教育和磨练的结果。

战争年代的文艺战士身上的担子并不轻松，演出的道具、自卫的武器、两夜一天240里路的急行军、翻越热浪噬人的沙丘、穿过机枪轰鸣的封锁线、渡冰河、住破窑、吃冷饭、放夜哨、护理伤员、排练演出……刘燕平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唱着民歌演着戏，学着本领，干着革命。4年的解放战争中，这位文工团中最年轻的姑娘两次荣获了第一野战军前方总指挥部授予的三等功，战火的锤炼使她在政治上也走向成熟，1948年，刘燕平举手在镰刀斧头旗下庄严宣誓，战争的磨砺将她推上人生道路的一个新征程……

（三）

1949年新中国诞生，17岁的刘燕平和所有的文艺工作者一样迎接人民文艺工作进入正规化的剧场建设。尽管有了正规的剧场，宽敞的舞台，但刘燕平心中最渴望仍是让自己歌声飘进人民大众的生活之中。

一个寒冷的冬天，燕平作为赴青海工作队的一个演员，来到青藏公路工地慰问筑路大军。在那里，她身上裹着老羊皮大衣，乘着敞篷卡车，沿着蜿蜒不平的山道在逆风中进行。车子时不时地陷进雪坑。那是新中国刚刚成立的1950年，百废待兴，靠的是毅

力去战胜各种艰难。山坡、河滩，只要有块空地，就是舞台。风声、雨声、伴着歌声，晨曦、汽灯、火把、人潮。那些壮观的景色，如同初升的太阳，带着霞光扑面而来。她沉醉在这劳动建设的洪流中，唱得那么有激情，那么欢畅，那么动听。这里是新中国初建时期的第一项大工程，这里的人们是放下枪杆拿起镐头的英雄，他们中的很多人为创建新中国流过血。今天，为了建设新中国，又在吃大苦，耐大劳……对建设者的崇敬，点燃了一个年轻演员火热的心。燕平只觉着这里每一个陌生的面孔都是那样的亲切，有如战友，更似亲人。她又怎能不放开嗓子为他们歌唱！自此，燕平得了一个“金嗓子”的浑号。这是听到了她的歌声的筑路大军，以如火的热情对她的真心赞许。而燕平，却把这看作是观众对自己的鼓励和期盼，如同青藏公路向着远处延伸，歌唱艺术同样应该，而且必须向着远处伸展……

1951年，刘燕平作为西北大区队的代表，奉调前往北京参加全国首次民族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奈于她所承担任务繁多，此任务又给的突然。已经登上了列车，却还没有定下演唱的曲目，为此，她急得夜不能寐，一直与领队陈若飞低声商议着。“陕北的演员就要唱个地地道道的陕北歌。”刘燕平和陈若飞苦思冥想，最后选中了当时在陕北广泛流传的民歌《兰花花》和《信天游》。或许歌儿唱的故事流传得太广泛了，以致一支歌从曲调到词句竟有许多种唱法。曲目选定后，刘燕平和陈若飞连夜奋战，对《兰花花》的主题、情节、曲调和配乐做了再创造，于是，那个动人的爱情故事，那个鲜明的人物形象便更具魅力。

到了北京，第一件事就是要找个伴奏员。刘燕平人生地不熟，她不知道谁愿意为自己这样一个无名的19岁姑娘伴奏。匆忙中，她想到了刘炽——曾在鲁艺的一位老大哥。可刘炽是著名作曲家，他肯么？她匆匆赶到刘炽家提出请求。想不到听了刘燕平的演唱，刘炽欣然同意为她伴奏，却有个颇为怪诞的条件：伴奏时既不站到台前，也不得向观众报出他的姓名。

调演正式开始了，当刘燕平在竹笛的伴奏下亮开歌喉时，全场观众被她那悦耳的声音和那忽而欢快、忽而哀怨的歌曲情节所感动，曲终，全场一片寂静，随之而来的，是一阵经久不息的掌声——《兰花花》震动了首都歌坛。

紧接着，赴中南海为党和国家领导人演唱，录制唱片，参加第三届世界青年联欢节，在东欧八国巡回表演……一时间，陕北民歌《兰花花》、《信天游》仿佛插上了翅膀，飞向了全国，飞向了世界，而刘燕平也因此多了个“兰花花”的别名。

(四)

《兰花花》使刘燕平走向世界歌坛，《兰花花》也使刘燕平和敬爱的周恩来总理及许多领导干部，结下了友谊。

刘燕平认识周总理是在延安时期。那时，西北文工团经常为中央领导组织舞会，因此，刘燕平和伙伴们能有机会见到周总理和其他中央首长。也许就是在中南海演唱《兰花花》使周总理记住了刘燕平的名字，以后周总理多次曾提起：民歌，刘燕平唱得不错。

1953年的一个春天。当时，中央组织慰问团前往东北，周总理是慰问团总团长，这时，他和作为团员的刘燕平接触多了起来。一次开晚会，周总理请刘燕平作舞伴。

“你唱的那首歌好，有感情，有生活，你是怎么学的？”翩翩起舞中，周总理关切地问。

“我在陕北多年，常跟老乡在一起，向老乡学的。”刘燕平老老实实地回答。

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对了，要走自己的路，要向人民学习，做人民喜欢的演员。”

听着周总理的勉励，刘燕平激动得一时说不出话，她只是冲着周总理使劲儿点点头。

随后，周总理又和刘燕平谈起了前苏联人民演员哈依的演唱，

启发她在民歌演唱中像哈依那样保持民族、民间风格。“哈依的歌很有特点，你有哈依的唱片吗？”周总理用朋友般的口吻问刘燕平。

“没有。”刘燕平毫不掩饰她的遗憾。

“我有，我回去送你。”周总理的话非常爽快。

然而，刘燕平回到北京，却没敢去找周总理讨那张哈依的唱片，她觉得周总理的“官”太大了，自己不便去打扰。但时至今日，提起此事，刘燕平在激动中还夹杂着懊悔。

而周总理在日理万机之中，却没有忘记关心一位普通演员的成长。1956年，在“向科学进军”的号角声中，刘燕平考取了上海音乐学院声乐系，她兴高采烈地准备去接受正规的业务培训。然而，出乎意料的是，这件事居然惊动了周总理。总理委托当时的文化部艺术局局长周巍峙向刘燕平转达了他的意见：“要坚持走自己的路，各条路上都要有人扛旗……”

刘燕平细细品味周总理的指示，毅然放弃了宝贵的深造机会，重新回到她所熟悉的黄土高原。她刻苦钻研，提高着业务技术。她和普通百姓一起生活，一起谈笑，一起劳动，一起欢歌，渐渐地，刘燕平更加懂得了这些劳动者的娱乐需求，熟悉群众生活，她学会了他们的歌，又提炼了他们的歌……至今，刘燕平还珍藏着几封农村妇女观众写来的信，她们告诉她的不仅仅是艺术观感，更多的是“棉花丰收”、“拖拉机进村”之类的生活。一种强烈的使命感压在了刘燕平的心头，她明白，她的艺术离不开人民，而人民，也需要她的艺术。正是基于这种强烈的使命感，几十年来，刘燕平的演出从不计较场所的大小、观众的多少和条件的好坏，工厂、农村、连队、学校、边防前线炊事员的灶前，哪里人民需要，哪里就有刘燕平的歌声。年已花甲的刘燕平牢记的是，我的艺术来源于人民，也要将她还给人民。“头发白了也要唱，眼睛花了也要唱。”这是周总理的最后嘱托呀。每每提到与周总理的最后一次相见，刘燕平就会激动不已。

那是1973年的秋季，刘燕平到北京出差，竟意外接到周总理

身边工作人员打来的电话：“等着，别走，总理要见你。”9月6日夜间23时，周总理在繁忙的外事活动间接见了刘燕平。

“你还唱不唱？”周总理首先关切地问。

“我已经8年没唱了。”刘燕平伤感地回答。

“哦，从1966年起就不唱了。”周总理明白了，他仿佛知道了8年中的一切。

“你还可以唱嘛！”周总理热情地鼓励刘燕平。

“我头发白了，眼睛也花了。”刘燕平的回答声低下来。

“头发白了也要唱，眼睛花了也要唱。”周总理望着这个10岁就奔向延安、如今刚过不惑之年就早生华发的优秀歌手，语重心长地鼓励她。

“哎，让我唱，我就唱！”刘燕平的回答是对艺术的眷恋，又是对周总理的保证。

总理问起刘燕平家人近况，说到20年前去东北的慰问演出，还和她谈到对陕北民歌的加工与再创作“要好好搞几首革命民歌出来。”最后，周总理叮嘱说：“你一定要走自己的路呵，坚持走自己的路！”

总理的这番嘱托，带着极为深沉的情感，倾注了他对祖国民族艺术发展的一腔热血。

“好啦！总算是在这里见到你啦！”

就这样，他意味深长地同燕平握手……

“总理，延安出来的同志要我向您问好，请您多多保重！”

燕平用颤音表达了许许多多人的心愿……

“谢谢大家，也请你替我问大家好。”

总理在那庄重的语气中，满含着无尽的深情。他缓缓地、缓缓地离去，室内又恢复了梦一般的寂静。此时的燕平，似有一种从梦幻中回到现实的感觉，她蓦地意识到，总理已是75岁的高龄，可方才，长时间的交谈，竟然没想到请他坐下。她懊悔，这懊悔如同千斤巨石压在心上，久久不能消失。

刘燕平万万没有想到，此时的周总理已经是绝症缠身，而这，竟是她和周总理的最后一次相见……

1976年元月，周恩来总理逝世的噩耗传来，刘燕平失声痛哭。后来，有人给她带来口信，总理在病榻上还惦念刘燕平和中国民歌艺术的发展，总理念叨着：“刘燕平那件事不知办得怎样了？看来我是帮不上她的忙了……”

在泪水与悲痛中，刘燕平心中向总理发誓：敬爱的周总理，请您放心吧，我一定按照您的嘱托，走自己的路，让中华民族的大众艺术在这块富饶辽阔的土地上牢牢扎根。

（五）

只有走自己的路，才能形成自己的风格，才能闯出将个人交织于民众生活的新天地。

整整50年，刘燕平将自己的生命、自己的艺术实践都交付在民歌和新歌剧表演事业的追求上。

实际地讲，除了嗓子外，刘燕平生理上适合唱歌的条件并不充分，她6岁时患淋巴结核，23岁方见痊愈，整整17年，她就是用纱布围着脖子不停地唱出自己的心声。

淋巴结核带给她的痛苦尚未离去，刘燕平又染上了肺结核。10年病痛、10年磨砺，10年甘苦、10年搏击，她几乎带着几分残忍，用生命做赌注，完成了青年时代的艺术探索过程。

“别人若用五分子力，我就得用十二分。”这是刘燕平对自己的要求，也是她在艺术探索中所付出的记录。肺结核是个富贵病，要营养、要休息……刘燕平没有这样的条件，也没有这样的时间。10年间，她只有3个月接受医生劝告卧床休息，而更多的日子，她的“休养”都是在排演场和舞台上度过的。

从1945年主演新歌剧《白毛女》开始，刘燕平在自己的艺术生涯中成功地塑造了一个又一个有血、有肉、有性格、有韵味的不同人物形象。《小二黑结婚》中的小芹、《草原之歌》中的浓错

加、《兰花花》中的小兰、《红鹰》中的林华、《红珊瑚》中的珊妹、《神泉支队》中的队长、《江姐》中的江雪芹……她在与病魔的抗争中，形成了自己的表演风格，奠定了自己的艺术基调。

正当刘燕平战胜了病魔，满怀信心要挖掘自身新潜力投身艺术新天地的时刻，一场震惊寰宇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于突兀和疑惑之中，她成了红卫兵的揪斗对象。

批判、斗争、隔离、诬蔑……刘燕平都挺过来了，可她不能没有舞台，没有观众，没有歌声。被剥夺了演出的权利，这对刘燕平来讲是难以承受的最大痛苦，见不到自己的观众，如同见不到亲人；放不开歌喉，如同生命被窒息在烟雾之中，刘燕平想到了种种的抗争方式……

“燕平，你要想得开，一定要想得开些……不要紧，有我们呢！”

陌生的面孔，是她的观众、群众表达着最亲昵的感情。炊事员硬是冒着风险，违反造反派的规定，给她做来稍稍好一点的饭菜。生活仍然是这样，艰难中才见人的真诚。她像战胜病魔一样，战胜了这一段为期10年的不幸的遭遇。岁月逝去了，她静静地思索着，似乎对人生又有了更深的理解。她怀念童年，怀念陕北的黄土高原，怀念共同战斗过的战友、亲人……她庆幸自己还在人间，她的路要继续往前走……

(六)

在刘燕平的影集里，珍藏着一帧帧珍贵的照片：与身穿老羊皮袄的农民共同研习艺术；向矿工歌手传经授艺；在海防前线为战士引亢高歌；同政协委员一起笑颜欢娱地参政议政……

改革开放，使刘燕平身上的艺术之光焕发出新的色彩，她遵循着周总理的嘱托，始终坚持追求自己的人生目标。无论在农村、在工矿、在海防、在空军基地，还是在城市的艺术馆，她都用歌声来实践自己对周总理的承诺，不负人民的期盼。

1979年，广西自卫反击战前沿，她率领中央慰问团一支演出队冒着炮火为战士送歌送舞，受到慰问团团长王震及文化部的表彰……

1980年，她带队中央民族乐团到陕北演出，乡亲们热情和期盼使她感动，也使她深感酸楚和不安……

1982年，在她的倡导和组织下，北京市朝阳区文化艺术辅导中心成立，刘燕平和40多位艺术家一起，为群众文艺工作倾注了大量心血……

1985年，她又率队踏上了陕川红军走过的路，一路行程一路歌声，将民族的艺术送回到人民中间……

艺术家把自己的艺术生涯全部献给了人民，而人民也没有忘记这位有良知的艺术家。1959年，刘燕平被评选为又红又专的好演员，并被邀请进京登上天安门观礼台与民共度国庆10周年大典；1960年，她出席了在北京召开的全国文、教、卫、体、新闻出版界群英大会；她先后当选为第三、第四届全国文化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代表，并连任第五、第六、第七、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刘燕平成长的每一步都带着时代的特征和奋斗的印记。

路是人走出来的，路也是人铺出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人民艺术家指明了一条光辉大道，刘燕平的一生，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不停地坚定地走着。在她的身后，留下了一串散发着艺术清香的足迹；在她的面前，永远有一缕永不衰落的曙光，一个不断延续着的音的世界……

从山沟沟走上大舞台

何 枫 口述

王 恂 整理

1991年初夏，我从白云黄鹤之乡，回到阔别多年的首都。在我国第一座音乐圣堂——北京音乐厅，举办了独唱音乐会，向首都听众献上我心中的歌。

“高楼万丈平地起，蟠龙卧虎高山顶，边区的太阳红又红……”从小喝延河水长大的我，把对人民领袖和陕北乡亲深挚的爱，倾注在我的歌声里。这歌声，环绕着宝塔山，追逐着延河水，在飞旋，在升腾。它把我的心，也把听众的心，又带到那彻夜灯明的枣园窑洞，带到烽火弥漫的黄土高原……

我从山沟沟走上大舞台，能够成为国家一级演员，在声乐艺术上取得一点成就，特别要感谢中央歌剧舞剧院、中央音乐学院的著名歌唱家和恩师们的亲授。但最使我难以忘怀的是，延安那片圣地热土，使我从少年时代起就受到了革命艺术的熏陶。

我的父亲周文是著名的左联作家。父母都喜爱音乐，常在家里和朋友们一起唱抗日歌曲和苏联歌曲。那跳荡的音符，激扬的旋律，时时在我幼小的心灵里飞旋回响，使我从小就迷上了音乐。

我8岁时，有一次被成都地下党领导的一个演剧队借去，参加演出。我自己把《流亡三部曲》改编成载歌载舞的节目，和我妹妹在成都青年宫演出。我们那稚嫩的歌声，纯真的感情，使同台演员和台下观众都深受感动。

1940年初，经周恩来副主席亲自安排，9岁的我随父母从白色恐怖的成都回到了革命圣地——延安。途中，一块去延安的这

支知识分子队伍中，只有我和妹妹年龄最小，走不动路，他们就把我们姐妹俩捆在大马车的行李上，以防我们掉队。父亲一边走一边给我们介绍陕甘宁边区的情况，边区到底是个什么样，我一点也感受不到。我只相信父母要去的地方，一定是天下最好的地方。我那颗幼小的心灵，向往着那最光明、最幸福的地方。

春节前，我们终于胜利到达延安。幸福的时刻来到了！党中央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会，我随父亲来到中央大礼堂，坐在中间一条长凳上。过了不大一会儿，一位身材高大、笑容可掬的人出现在我的眼前。他穿一身灰色中山装，向大家频频点头致意。这时，全场观众起立，热烈鼓掌。我也拼命地拍着小手，并问父亲：“他是谁？”父亲说：“毛主席！”毛主席就坐在我后边一排，和我父亲并排坐在一起，他谈笑风生。当父亲向毛主席介绍：“这是我女儿。”之后，毛主席亲切地拉着我的小手，问我几岁了，到延安过得惯过不惯。我用地道的成都话回答了毛主席，毛主席听了后还笑着叫我“小四川”。

春节过后，在中央组织部李富春副部长的关怀和安排下，我和妹妹，还有烈士的女儿沈宗沪（现名舒炜），一同被送到安塞保育院小学部读书。

到“保小”不久，在一次晚会上，我和妹妹又一起同台表演了《流亡三部曲》。全校师生深受感动，台上台下竟泣不成声。当时的娃娃同学，现在大都已步入老年，但此情此景，仍记忆犹新。

“保小”的文化生活是很活跃的。这里组建了合唱队，我一直是合唱队员，也当过合唱团团长，还常指挥同学们唱《吃饭歌》。从“保小”毕业后，到自然科学学院学习，我还是合唱队员。我深知我已和唱歌结下了不解之缘。

后来，几个学校合并成立了延安中学，我们就住在离城10里的桥儿沟。我这时既学政治、文化，又纺线、种菜，还是个活跃的文艺骨干。在开展大生产运动中，毛主席号召“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为了普及种棉花的知识和技术，我和同学易曙光合演了